



都市心情

小书店的光

文/李 晓

已是晚上10点了,老雷开的书店,灯光还亮着,他在等一个人来买书,就是出差归来的老侯。

出差前夕,老侯叮嘱过,帮他留一本《傅雷家书》,他想再好好读一读。其实那本书老侯之前买过,有一年搬家时不知遗落在哪儿了。老侯是一个爱读书之人,晚上在床头灯下看看书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这些年来,老侯坚持到老雷的书店里买书,算是对老友的一种默默支持。

老侯来到书店时,已是晚上11点多。城市里突然刮起了大风,天气预报说是8级以上,老雷感觉暴风要把屋顶掀走了。人在这种天气里,往往有脆弱的情绪袭来。暴风雨中,闪电划破夜空,惊雷在云层里炸响,老雷说,今晚不回家了,就在书店里睡吧。老侯听从了老雷的建议。风刮了又刮,老雷和老侯都没睡着,他们在风声呼啸里叽叽咕咕说了一夜的话。

老雷的书店,在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。在高楼林立、车流滚滚的城市里,老雷这个只有50多平方米的小书店,实在是不显眼,书店的招牌也有点陈旧了。春秋书坊,这是我给这个书店起的店名,有一点古风漫漫,又如读书人相伴的寂静岁月。20多年前,老雷是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。下岗后,老雷有些茫然,有人建议他开一家面馆,有人建议他开间五金店。一直喜欢读书的老雷,沉思默想之后,租下这间小房子,开起了书店。

起初那些年,老雷一年的收入比他当车间主任强。但近些年来,许多实体书店生意惨淡,老雷几乎坚持不下去了。不过,房东是一位爱读书的面容清瘦的老人,很是大度地给老雷降低了房租。有天我去老雷书店里买一本张岱的《夜航船》,眉毛发白的房东老人正端来一碗青菜面条给老雷当午餐。

老雷的书店,大书柜里满满当当的书,感觉把房子也压得沉沉的。书香弥漫的小书店里,墙壁里渗透的也是书香。

我最初去老雷书店的那年,还是满头

青丝,而今两鬓已泛起了白霜。这个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读书人也是如此,在书店的进进出出里,悄然吞食消化着各自的人生,一点一点打破着各自生活里竖立的壁垒。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,那就是在对书籍纸张的摩挲、对文字的阅读里,对这个世界慢慢变得忍耐与慈悲起来。

有一次老雷跟我闲聊,他说支撑自己把书店开下去的信心,是这个城市里的老读者们。在很多读者网购书籍的当下,还有不少这个书店的顾客,常常把书名开个单子交给老雷,让他帮忙去进货后再来购买。这是一种多年培植起来的信任,根须一样在书店里蔓延生长。

老雷的小书店,成为这个城市里的读书人心中停泊的一叶小舟。前年的一天,老雷的岳母去世,书店耽搁了两天开门,几个来到书店的老顾客赶紧给老雷打电话过去。得知消息后,几个老顾客相约赶到老雷岳母的灵堂送上花圈,鞠躬悼念,一起帮忙张罗。老雷告诉我,他很感动,他和书店的一些老读者有亲人一样血脉相连的感受。

更让老雷感动的是,几个老顾客得知老雷艰难维持书店的事情后,找到老雷说:“雷哥,你可不要关门啊,实在撑不下去了,我们众筹一点钱,帮你渡过难关!”老雷说,只要自己活着有一碗饭吃,就要一直把书店开下去。

去年的一天夜里,老雷住在书店里,突然听见屋内传来窸窣窣的响声。起床一看,一只耗子正在啃书。老雷后来就在书店里养了一只猫,耗子果然撤退了。

有天,我去老雷的书店,那只纯白色的猫“喵喵”叫着在前面给我引路,让我走到一排刚来的新书前,我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新书,那是刘震云刚出版的一部小说。难道这只猫也知道我的阅读趣味,还是它嗅到了一个书店老顾客的味道?

城里的寂寞小书店,它闪烁的微光,洒在我心灵的幽僻小径上,给我澄静之中的力量,也发出久远年代的沉香。

生活笔记

儿子与宠物猪

文/徐功明

步入青春期,儿子像变了个人似的,不仅个头疯长,嗓音变粗,脾气也见暴躁。那份与日俱增的自负悄无声息地隐在他的神态里,嘴边冒出的几撮绒毛胡须,翘翘的坚挺,掩饰不住他早熟的锋芒。

儿子跟我说要养一头荷兰猪,我一听就目怔口呆——我们蜗居在一个60平方米的两居室,哪有富余空间给猪?况且他现在学业那么紧张,哪有精力和时间去照顾猪?我随即表达了反对意见。

“你可以表达不同意,但我是出于礼貌告知,不是征求你的意见。”儿子看着我,态度看似强硬,却又隐隐流露一丝试探,“我用自己零花钱买,我需要一个倾听的伙伴”。

儿子的话像一团未来得及咀嚼的年糕噎得我有点窒息。一个倾听的伙伴,这又在整什么幺蛾子?震惊之余,转而想到现在的孩子的确太孤单,或许有一头猪可以消解他的精神内耗。尽管小时候他养过的鸭子、鸚鵡、猫、金鱼……没有一个善终的。想想那些可怜的小生命,我不禁又有些焦虑起来——为那头可怜的、即将要上门的猪。

第二天傍晚,猪被送上门了。小家伙嘴尖头大脖子短,像猪又像鼠,憨态可掬又怯生生的。儿子冲着快递小哥的背影,把“谢谢”两字的发音抻得比拉面还长。他虚张声势地用胜利者的余光扫视了一下在卧室低头看书的我。在我看来,他喜形于色的行为里裹藏着对一个父亲权威沦陷的轻蔑。

面对儿子的选择,我把头深深地埋在字里行间。尽管思绪万千,但还是若无其事地盯着怡然自得的猪,它上蹿下跳,“吱吱”地叫个不停,像是在跟我打招呼。儿子郑重其事地宣布,这头猪是他的闺女,名字叫“珍珠”。他还动手用牛奶箱子给珍珠做了一套双层“别墅”,端详着“杰作”自言自语道:“要能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多好,不用每天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上。”

“珍珠”猪如其名,夜行啮齿类动物的天性让它半夜吱吱叫个不停要吃草,吃饱了就开始啃纸箱、咬笼子磨牙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,我们的睡眠被搅得支离破碎。儿子自然也不堪其扰,干脆像关禁闭一样,将“珍珠”连同笼子一道关进厨房,蒙头大睡。“珍珠”见诉求无人搭理,也要起了脾气,或把饭盆甩到笼子外边,或把粪便甩得满地都是。搞得厨房气味熏人、无从下脚。

我与儿子促膝谈心,循循善诱:“既然你执意要养,就要对它负责,每天按时喂养、及时清洁总是要的,应保持家庭环境清洁。”我希望儿子通过养猪能培养起责任感。“是我闺女就是你孙女,我学习忙没时间打理,你当爷爷的就没义务清理啦?”儿子从鼻腔发出不服的反问,跟“珍珠”一样亮闪闪的眼睛瞪着我。他的回答像一堵厚厚的墙,阻隔了我空洞的说教。怔怔地看着儿子桀骜不驯的背影,愣愣地看着“猪孙女”欢蹦乱跳的侧影,还有一沓沓作业本在灯光映照下纷繁芜杂的剪影,我内心翻腾着千言万语,却感觉自己突然之间被整不会了。

在儿子羽翼渐丰的日子里,一头猪的分歧与冲突在所难免,如何跨过父子间那道深深的沟壑,走进儿子的内心世界,读懂他的所思所求,去寻找一个通畅的连接,这或许是一个父亲需要一辈子求解的课题。